
9
3492
1

1775
~~1751~~

口9
3492
1-2
口9
3492
1

範家集畧序

範家集畧者何梁谿秦儼塵先生羅經史之格言擷前人之芳躅彙為一書以自淑淑世者也大旨倣顏黃門而泰以涑水公之指歸義例遡自姬嬴以迄勝國網羅釐汰厥有苦心家規政國史名山幾無遺憾烏卓然其自成一家言也我友漢臣氏叙而傳之且行遠矣先生念虞陽有叟未填溝壑尚可與揚榷此道者不遠帶水貽書請訂嗟夫一別幾換星霜舉目河山興慨猶是十年前載酒問字高情也予則何以慰藉之予惟古之

乾隆十辛三月廿日寄
奈良生順氏贈
上下
329

立言者非發憤有作則窮愁著書先生門閥才華江左所罕或者少章賸仕少不遠淮海煞文推祭酒聲滿公車晚歲猶得邀章綬之榮以快其一拂何事不行胸懷必借著述以解牢騷為比予卒業其所為書而知先生於此道非含腐毫鑽人紙者也其書通三才淹六緯遷固讓其體例壽燁遠遜風規書之史而近於經者乃至關係世道人心之處怦怦切憂患焉若時節因緣為之蓋自經術蓁蕪非聖侮文之書狎出而時為帝甚至士大夫為文人雄長而筆舌薶勿搖不惜以身為俑充棟未已効顰方新每一披臨輒三太息使文果未喪而以茲編懸都市代殉路之道人洗滌名教根源引入風雅勝地朝繙夕繹目翫心務行見香奩宮體之無權而紅袖青帘之不韻從此詖淫邪遁立窮於明鏡之懸正不必盡付祖龍而始見廓清之餘事也引千鈞於一髮障百川而東之先生衛道之功有不下於昌黎廬陵者矣先生近穿生壙於璨山之陽自號璨樵一時觴詠諸君子皆隱鱗戢羽曠世逸踪鴻飛冥冥不顧世有繒弋予則謂天留碩果原不隨陵遷谷變與廟社俱淪吾輩懷珍

不偶抱器非時縱甘為耄遜之遺亦寧至諱範疇之訪
先生才雄志遠學贍思精幸此書觀成勿便作焚筆硯
想為餘巾待盡之事正宜厚儲沉蓄留豹彩以彰身耳
垂世之棗梨不更馨於潔身之薇蕨也哉抑顏氏自黃
門以還忠義文章流傳三十餘世皆家訓一書開之先
生之昆仲初艱嗣續今兩家汗血龍文先後浸浸競奐
昔人之奕葉流光聯圭並笏道述黃門家世者安知不
為先生發乎乃先生則何知所知者守先贈公之易簀
遺訓以沒齒而已自述中臨深履薄無忝所生兩言又

一鄉家範之崑崙宿海也是為序

上章單閼之重九日虞陽社弟陸鉞拜手言

範家集畧序

古今著作之林以家訓孤行者首推顏黃門其言清綺雋永引人勝地至涑水文正家範十二卷總要分類門有其事事有其法則典且醇矣此外唐之河東宋之金谿明之浦江歸德輩各自斐然要之廊廟林皋抗志既異外績內則取義亦殊又事言分轍筆舌各途混而壹之頗乖部分未有廣搜嚴訂整齊約束繁簡折衷不紊不雜如儼塵先生茲集者也其集首身範次程範表則不立影且安從以身為表而程則南北東西之不可易

將以媲躬涼德而騰類輔當式穀者次文範言範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豈其苟如謝傳嘗自教兒遂謂寧越不
聞被播乎次廣之為說範蓋瓊瑤環玦皆玉芝蘭椒桂
皆香也又次閨範世固有圭璋其身黼黻其文與言而
不能令齊眉舉案與我同心者斯千丈之堤潰於徑寸
矣終之以此危乎危乎帙浮於黃門類約于凍水自河
東金谿浦江歸德外綱羅輯録幾數百家予讀而重有
感也以先生春華秋實之文瀾三篋五車之腹笥遺睫
不偶壯歲況淪枕漱餘閒惟居硯北使其沿流駈雅則

建安天寶西崑玉臺向不勝標選僻幽玄則虞初酉陽
東堅諸事異不勝箸又不然於陵種樹之書仲長樂志
之論筆遐擬勝皆可磨耗雄心流連永日顧奮藁計論
獨于宮壺門戶貽謀肯搆事為皇皇豈徒立極于裘嘉
惠閱閱觀其所自叙于先贈公疾革治命佩服深矣夫
尊已祖父則亦敬人祖父之教愛已子孫則亦顧人子
孫之賢不匱錫類皆本諸明發有懷斯編之謂乎昔龍
門氏贊廣卿謂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斯言也未免為
埋情滅聞見者所竊咲及考龍門編譔論次自唐虞至

家在鹿豆

辛卯中秋前五日教晚弟黃家舒題

黃舒

鼻止鹿豆為帝紀書表列傳世家數萬言業蔡盛矣顧必追
系先太史談執手遺訓與其俯首流涕以毋忘所始君
子以為司馬氏之史雖東晉補亡陸機述祖不是過焉
然後知述往事思来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不為一人
身後名計而為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所寄託
往往然也莊誦斯編請作是觀不然但取勤儉起家詩
書翼子自許善讀固為短綆汲深即日頌其纂記編摩
法令傳後流光翰墨於先生至性苦心猶未免隔簾聽
琵琶聲予且比之買櫝還珠矣

範家集畧小引

士庶人知有身耳開有家固卿大夫之責也雖然經言歸本脩身則身已該家矣家有父子昆弟夫婦居五倫之三三者不能無美惡而身則有好有惡好惡辟而三者先受之傳故反言不脩以決身外之無本明乎本外無範也然則就家言範不幾為末治矯矣歟曰否歷稽往哲持已用嚴待人多恕惟恕也恒不欲顯人之過而於家尤甚有隱焉默焉以徐俟其愧悔者是故蠢犢或生於名冑而牝雞時見於德門非獨運會之窮亦素所

習慣然矣且吾聞造物之成就賢豪也較庸人百倍往
往以家庭萬難措手之局歸併一人以試其方圓燥濕
之咸宜而此一人者乃得以老其材而施之國與天下
語云天下易而家難誠不誣也坊不敏幼奉先君子嬰
訓無敢隕越以貽我先人羞慨世教凌夷功利詐謀之
積習盤結於中而不可破父以之命子兄以之啓弟夫
以之戒妻舍黃白與青紫無聞焉偶輯古今成訓凡有
關於家教者彙為一編命曰範家集畧大約訓辭居十
之七而身範始之而閨範終之亦第端緒之畧陳敢言
指歸之全挈闔輿二三同人商榷之餘竊自愧為家滙
海先生有云予少時一見能誦雖有疆記之力而常廢
於不勤數年來頗自懲艾然聰明衰耗雖有尋繹之勞
而常廢於善忘敗吾業者此二物也每誦斯言輒為流
淖念降才殊鈍政使窮年孜矻亦復掩卷茫然而所謂
每閱一事尋繹數過者又遠不逮先生之刻勵茲編所
輯病餘遺日採取垂方無論未見之書汗牛充棟不勝
讀即昔年手目所歷亦十未得半聊存其畧而已矣憶
先君子之疾革也遺訓伯兄以五大事語不及私五大

事者置兩塋祭田及脩祠輯譜建坊也嗟乎令為人父而提命盡若此行見慈孝友恭義順盈溢宇內奇矣也而克讓阡陌也而温文絲家而國而天下摠此不自私之一念舉而推之耳又何至導天下以歌舞戰爭陷溺日深而莫知隄止哉此無他不自私則無辟無辟而好惡得其平縱家人之美惡未形而知惡知美之身已悉炤於無形中矣請得而推本言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心脩身而齊其家此儒者之事慎無曰士庶人知有身耳何以利吾身嗚呼啓功利詐謀之積習驅子弟而

殉之者此言實戒首厲階也

錫山四香居士秦坊表行氏謹識於逸林之寤樂庵

錫山秦　坊表行輯
同邑黄家舒漢臣秦　鍥小匡參訂

身範

漢

萬石君　于廷尉　卜大夫
疏太傅　劉彭城　鄧太傅
楊太尉　魏喬卿　蔡中郎
淳于議郎　梁伯鸞　張子孝

馮君卿　韋京兆
姜伯淮　仇季智
魏
吳
王交州　顧元嘆
晉
何顒考　劉祭酒　庾顒川
胡荆州　陶靖節　呂元瑜
南宋
蔡祠部父子　謝弘微　王尚書令　南齊

王長史　陳刺史
北魏　柳彥緒
楊延慶　李僕射　北齊
北周　劉刺史
隋
韋絳州　牛里仁
田雁門　趙齊州
唐
肅宗　房涇陽　王相國
劉義門　郭汾陽　裴相國

陽道州　柳河東　杜魏侯

後晉　宋　度宗

許州人　藝祖

陳江州　裘李許洪四家　寶學士

王文正　李文正　李文靖

范文正忠宣　賈參知父　韓忠獻

富文忠　韓忠憲　呂相國

馮文簡　晁昭德唐質肅　劉忠肅父子

陳忠肅　胡文定　陳秦國

劉子平　杜普州　陸梭山兄弟

元　文度

英宗　賈榮敏

明

累朝家法　鄭義門　七文度

黃給事　彭香山丞　鄺忠肅

孫助教　王忠肅　王都督

劉文恭　劉忠愍　張恭議

黃侍郎　劉憲副子忠宣　白康敏

林用賓　萬拙菴　董大參
羅文莊　陳恭愍　吳長卿
石郡守　秦樂易　胡敬齋
張洞雲　韓太傳　王心齋父子
朱沙河父子　楊長史　許忠節
唐襄文　趙廣德　萬古齋
李文節　王弘陽　梅禹金
婿華庭樾宗木校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夫子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此泰子六範托始範身之意歟開卷載石奮父子夫奮年十五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及後父子貴顯恭謹無與比竇太后以儒者多文少質曰今惟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然則恭謹雖其天性然也漢廷文學瞳乎後矣志脩齋者亟務端本哉

冷溪戚梁識

漢

萬石君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文帝時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初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禄老於家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誰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

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罪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卒諸子孫咸孝謹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

于定尉

于定國東海郯人也甘露中為丞相封西平侯始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率如其言云

卜大夫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疏太傅

疏太傅廣東海蘭陵人也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
兄子少傅受在後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太
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宜戚名立
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
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上疏乞骸骨
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
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
者車數百兩轂轔轔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或嘆息為之泣下廣既歸鄉里日令其家共具酒食請
族人故舊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
廣所信愛者請立產業基址老人暇為言廣曰吾豈老
誖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供衣
食復增以贏餘祗教其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
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以恩老臣耳吾與族黨共
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劉彭城

劉審禮父母歸葬徒跣血流行路洛嘆審禮為吐蕃執
特詔令其族弟易從省之既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
止吐蕃哀其志還父屍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鄧太傅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楊太尉

楊震性廉子孫嘗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謂震孫
壽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魏喬卿

魏霸濟陰人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
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
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蔡中郎

蔡邕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
不寢寐者七旬與從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
其義

淳于議郎

淳于恭字孟孫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
反自捶以感悟之兒慚改過

梁伯鸞

梁鴻高節勢家傾慕多欲女之鴻並絶不娶同郡孟氏
有女曰盈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
縷織績之具後去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
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儔能使
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

張子孝

張湛矜嚴好禮居處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馮君卿

馮良志行高潔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里以為儀表

韋京兆

韋林好學為諸生帶經耕鋤妻自餉之雖在田野相對如賓客

仇季智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
庭謝覽冠乃敢升堂

姜伯淮

姜伯淮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篤至每共被寢及各
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為通徙就室肱嘗與季江俱詣
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娶
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乞自受戮以代兄命
盜遂兩釋之奪其衣資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
其故肱答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後乃求見謝

魏

王昶州

昶州刺史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兒子曰默曰沉名其子
曰渾曰深曰吾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吳

顧元歎

顧雍性凝澹孫權召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為選曹
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

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詬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舞不復止雖係洒後亦由恃恩捐吾家者必汝也

晉

何顒考

何曾閨門整肅年篤老與妻相見必正衣冠嚴對如賓

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畢便出歲不過再三

劉叅酒

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内七業俱成

庾顗川

庾袞父戒以酒袞嘗醉自責曰予廢先人之戒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

胡荆州

胡質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從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陶靖節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呂元瑜

呂僧珍以販葱為業及貴兄子求官於元瑜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

南宋

蔡祠部父子

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與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已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與宗廓之子初廓罷豫章歸起二宅東宅先成以居兄軌子宅未立而廓亡後軌罷長沙還遺錢五十萬補宅與宗時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母悅而還之軌慚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蓋其識量高卓自幼然矣

謝弘微

弘微名密家本貧素而嗣父混甚豐然絕無所預惟受

圖書數千卷混於羣從中獨器弘微號曰微子弘微綜理其家即一錢尺帛無私入混長女適殷覬覬素好彈蒲弘微所不取覬恣取之至併奪妻妹所應得者內人悉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競弘微舅劉湛嘗謂曰天下事亦應有裁檢卿一切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曰以謝氏世資充殷君一朝戲責亦何異無物江海以為廉弘微曰親戚爭財於事甚鄙內人尚能無言舅何可道之使爭

南齊

王尚書令

王儉處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儉作長梁齋制小過度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

玉長史

長史王騫太尉儉之子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陳刺史

陳顯達為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事豪侈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柳彥緒

柳世隆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外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北魏

楊延慶

楊播字延慶弘農人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閒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佗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恭問子姪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時府主引寮佐入就津

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主裁何為見問一家之内男女百口人無聞言近世希有也

李僕射

僕射李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貴封禄恩賜皆與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所化也

北齊

劉刺史

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服制三年武平中暐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議而不許

北周

韋鋒州

韋世康孝寬子恬素好古不以得喪縈懷任鋒州刺史貽其子弟書曰吾宿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志除三感心慎四知奉不貪以為寶處脂膏而莫潤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必暮有疾便辭其雅致如此性孝友以諸弟並

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達乃舉父昔時田宅盡推與之

隋

牛里仁

牛弘為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無所怪問惟荅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趙齊州

趙軌少厲行檢風以清苦聞文帝時為齊州別駕所居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令悉拾歸其主仍誡其子曰吾寧以此求名意非機杼間物不顧侵人耳

田雁門

田真與弟廣弟慶偶因婦言欲議分居庭有一荊同本甚茂經宿忽萎黃真大驚曰荊尚然況兄弟乎遂不分

荊復舒茂

唐

肅宗

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狙有羊臂臑上顧使

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
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房涇陽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
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
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王相國

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恃貴未嘗行見
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慶吾當受公主謁豈為身榮將
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
其後公主降皆備婦禮蓋珪寔作始云

劉義門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
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
欲異居乃自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與
鬬擧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羣
鳥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為然遂相與析居月
餘君良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

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虢曰義成堡

郭汾陽

鄜汾陽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為

裴相國

裴坦為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

坦虢太平宰相

陽道州

陽城一生誼不娶謂其弟曰一娶即閒外姓吾兄弟將遂踈二弟化之亦皆不娶山東節度府高其誼遣使遺五百縑且戒勿逾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緘置之會里人鄭俶貧不能葬遂舉縑與之其獨行多類此

柳河東

柳公綽京兆華原人十八登第雖少雋乃性謹重動循禮法嘗為京兆尹至刑部尚書檢校左僕射卒贈太子

太保諡曰成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寐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弟子平時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踈遠必擇婿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于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改也三為大節鎮庭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境內有孤貧窶女必為選婿出俸金嫁之子珪璧皆登進士珪早卒璧至諫議大夫又子玭以蔭至御史大夫皆清直有父祖風公

權綽之弟也舉進士累官河東郡公卒贈太子太師亦直諫名德當世言家法者必歸柳氏云

杜魏侯

杜暹藏書皆有題跋曰清俸買来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

後晉

許州人

許州富人有玉帶蓄從簡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墻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

二卒嘆吾今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其速以帶獻踰垣去不知所之

宋

藝祖

藝祖受命三年密鐫一誓碑於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縵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君即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下即腹心大臣如趙韓王輩亦不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久得縱觀誓辭辭只三

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廢宗

廢宗祺生而内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理宗家法甚嚴帝為太子鷄初鳴即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政事退入講堂講官講經次講史終日手不釋卷日將晡復詣榻前起居理宗或問今日講何經

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晰又不通則繪以怒明日須更覆講如是者率以為常

陳江州

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惇睦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開寶初兢羣從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安得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賚御書以賜

裘會稽李信州許江州洪南康四家

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祚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南康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遣使齎御書以賜文撫命弟文舉入謝太宗飛白書義居人三字特賜之

竇學士

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三補闕皆侍立焉

王文正

王公旦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甚也子素猶未官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公為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

紅為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李文正

李公昉家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餃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李文靖

沆內行修謹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病其太隘弟維及戚屬為言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稟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為

范文正忠宣

范公仲淹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肆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　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範家集畧

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
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爲初公之
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
帥以至叅大政始有禄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
孫脩其業如公存也公雖仕充禄厚而資終其身既沒
之日身無以為殮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
之後而已　公在睢陽遺子純仁載麦五百斛純仁時
尚少既次丹陽逢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
得柰何純仁即以所載麦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

到家後公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為三喪未
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公曰何不以麦舟
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　純仁官至宰相謚忠宣前後
任子恩多先疎族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
每退自公布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
官始終如一　公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幃幔者公
聞之不悦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
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于庭　子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
於貧儒結課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徒步往

來人不知為丞相子

賈泰知父

黃中五歲時其父玭每旦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咏父恒食之蔬食回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為作詩以賜

韓忠獻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於己子所得恩倒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葬祖塋上及五世皆買田植松檟　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

富文忠

公名弼治家嚴整居洛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舍女僕咸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劉器之云公年八十書坐屏云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韓忠憲

韓公億知亳州次子為西京判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

呂相國

呂徽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徽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馮文簡

馮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卒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殽至具示以奩資甚厚京固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

晁昭德

晁昭德廉質肅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

官唐公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為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閾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耻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劉忠肅父子

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曰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摯嗜書家藏書多自讐校得善本必手抄録少寃心三禮晚又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其教子孫每曰士先器識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後為惇卞所傾中以同文獄幾不免　公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為劉氏

陳忠肅

陳公瓘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常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公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

人答一日問曰盖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
恐妨同坐者

胡文定

胡公安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
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見怠惰不屢必嘖戚曰
流光可惜無為小人之歸子弟或近燕集雖夜已深猶
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
益無益以是為常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
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
求汝曹志之　公子寅本弟之子公子之少集黠難制
公閉之空室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公曰當有以
移其心乃別置書數千卷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
卷尋中進士甲科建炎中疏復讐激切忤時相

陳秦國

秦國公省華生三子尭叟佐尭咨皆舉進士第一公
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伯仲季侍立左右坐客戲踖不
安秦國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

劉子平

劉寧號漫堂先生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為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間言入焉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抵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閒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三招之曰寧適不来徵我弗顧

杜普州

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

陸梭山兄弟

陸九韶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同居推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事咸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屬一一各有主者九韶作訓戒詞為韻語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則擊鼓誦訓詞使列聽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訓責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於官府屏之遠外訓詞附後　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待饑寒方悠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

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

元

英宗

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

費榮敏

公為福建宣慰使器宇弘厚不以富貴驕人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于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其濫果世守其業不墜先志云

明

累朝家法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毅宗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僭逾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為裩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鄭義門

義門鄭氏者婺浦江人也冲素處士綺實始創家規敕

子孫無異爨六傳至文嗣文泰而家益昌元正大中詔旌門至元中復家文嗣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正方端慤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頒白猶加鞭訶遇歲時祭享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鷹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嗣後鉅銘鉉相繼主家政義浹仁孚和氣充牣過其門者神暢心怡家畜兩馬一馬出一馬為之不食家僮有施愛者父死亦能喪其所感如此入明曰濟曰淸曰濂曰湜曰沂皆以行誼聞濂湜嘗以事至京師　高皇帝召見稱為鄭義門問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大稱善手梨果賜之已上惠俗習澆偽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詔按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擢用云　鄭先世嘗刻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隧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

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
鬼神實陰隲之也

尤文度

尤安禮字文度朝廷授以祭酒奏曰臣無德又命為都
憲奏曰臣無材遂擢為貴州參議罷官歸吳有一子先
生命之洒掃執箑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可見其
家謙厚之風也

黃給事

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子弟惟恐讀書見黴者常熟
人黃鉞字叔揚少頴嗜學而家無書日遊書肆中借觀
之或竟日不歸國初法峻士不樂仕人文遁逸詔下多
方求賢鉞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懲之弗為變乃令
躬耕葛澤陂田舍間鉞托市鹽酪一二日入城借書親
知間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每以為恨隱者楊濛避雨泊
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之曰豎子學如此我日
讀幾何對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忘也濛曰我有書藏
洋海店架插不下萬卷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從濛入
舟至其舍乃令其子福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縣聞之

辟賢良濛然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携兒耕讀遠郊
以全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
耶鉞徐曰第毋恐乃說尹嚴福獨遣鉞試入太學後官
至給諫與藤州守姚善俱死建文之難

彭香山丞

公名豫性簡淡無他嗜好惟寶愛其宗譜與先世手澤
文字踰于拱璧嘗語其子若孫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
閭有存其先世及其師劉雲章片文隻字雖百里外必
奔走求録之

鄺忠肅

鄺埜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常
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
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污我邪即封還以書責之埜
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秋闈需典試者
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埜捧書跪誦惶
恐無地後官至尚書卒死土木之難

孫耿教

公名貞豐城人嘗謂學須以靜為本因立家教以示法

於是閭其燕居之樓閉諸子其上親授以經諸生效之多成材者子曰良時為御史與公同居每夕歸必問今日治何獄當則喜有不當輒切責之曰恭為編脩分月俸致養卒不入升斗為已費壽以欽賜銀幣不發封輒還之而郵以書曰我俸恒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

王忠肅

王公翺官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信任仲孫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所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又一女嫁為畿輔某官妻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悒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之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其公執如此

王都督

公名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貽累子

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

劉文恭

劉公鉉家訓素嚴仲子澣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劉忠愍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閒言從弟玭為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張泰議

張如宗大名人以貢士奉詔巡行真定諸郡問民疾苦擢四川泰議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故里躬鋤蔬畦灌園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歸省郡太守過候留與飲倫持饌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饌既具即退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走不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乃不得已始賜品食廡下竟不敢側席

黃侍郎

公名孔昭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女弟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師歲出東脩為之耶

劉憲副子忠宣

公名仁宅即忠宣父也以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而已正統庚申楊文定以展墓歸里公時為御史在京文定過華容便造其家問其子大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寒中所有大夏引詣寢室見床上惟蒲席布被喜曰所操若是可稱真御史矣遺事猶為鄉里傳誦云　已巳四月忠宣到配所披堅執銳與卒伍同人問何不挈親子姓侍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頎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耶因摘所示子侄句云郭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　公教子讀書兼力農嘗嘗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或勸公為子乞恩曰此固國典然以待賢有功者其何敢哉　公族人以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

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旨本内必及爾祖名瑾見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盍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於是

白康敏

公名昂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夫人有疾每夕稽顙北辰既而果瘥念弟昇早逝恤其二孤訓廸備至三品以上得蔭子入太學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部時推范文正公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者或給之耕具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為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自始祖以下咸預祭畢讌長幼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

林用實

公名觀字用實莆田林氏之祖也常遇一異人待之甚謹一日異人語公曰近見一嘉地塋之者公卿等於麻栗廬君福德未足以當柰何公曰吾德則薄但得此地

而與我宗人共之豈無一人足當之者異人歎曰即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告之處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為撫州守孫瀚曾孫廷機玄孫燦俱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今子孫科第甚衆

萬柏菴

公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章恩封受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即珍藏之仍舊衣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山農之分勿復相苦

公名朴大父曰應軫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蟬聯科第有並時為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柰何苦之曷不令牧耶公聞之憤丐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成化甲辰遂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公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臨欲中公子先時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

予故亦績學貧儁材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
是為士毅號三泉公恭江藩時三泉公為舉人家食遣
僕候公官邸公問舉人家居何為僕對云里中比年大
稆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賑殍幾千計矣公惻然又
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
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為者因還書勉
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為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
章示人人徵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中數百言諄
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公嗣致政歸不肯以片

字干公府有鄰翁橫罹盜誣為郡捕跪泣訴於公曰公
素習我善良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
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
新築室余曾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
往余不作別字也其人執詩見郡守守覽公詩即懼然
曰而非善良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於
時若此公晚歲豫為宅兆豫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
死不憚闊羅之句三泉公選為蜀別駕已丑歲以公務
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

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舉人時為人欺買田數畝
累甚其謹識之嗣陞州守官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
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恚節兒輩能諒一
切生事不敢少覬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
為計也公曰唯々既致政歸諸子間請於公公曰吾聞
之人云杉不如桐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桐耶公莞然
曰吾茲載有桐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
其所種桐子遠而蔽陰矣余聞劉端簡師事三泉公其
清節亦有自也哉

羅文莊

太和羅公欽順官兩都時留家子視家事訓餬相繼如
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
爛人以為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
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
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
但似於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行誨授之而諄諄於
忠信篤敬云

陳恭愍

公名選嘗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

吳長卿

公名宗元山陰人父母沒惟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啣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餙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

石郡守

公名存禮益都人質淳厚而剛方不詭所至以嚴見憚人多忌之家居三十餘年惟課子耕讀為務非公事未嘗一接顯貴性不樂置生產每念以清白遺子孫斤斤然有古人之風人呼為萬石君家云

秦樂易

公名鏜字國和重節槩廉隅不妄交遊足不企公府教子尤篤子孫化之脩文守禮恂恂敬讓不問而知為秦氏子弟也後子洒孫禾梁皆顯而公不色喜唐太史

順之以為有萬石君之質行而輔以齊魯諸儒之文學
云

胡敬齋

先生名居仁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
果愈兄每外歸迓於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篤
宗族訓子姪不倦

張洞雲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為學憲時其
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為叔之居適叔有
風逋負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搆焉告於翁翁問價幾
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
故歎曰嗟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
為情公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
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公曰第償其價
勿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
慈載諸傳誌此特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卓然為一代
純臣也豈偶然哉

韓太傳

公名文五十喪耦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令小孫溫足教其讀書作對身處極貧自奉甚凉薄

王心齋父子

先生名艮子名襞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脩身格物為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法度中丞凌海樓琉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朱沙河父子

公名鳳子名裳公嘗教之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為慮予一孟飯一裘一葛而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遺埃坷內抱安天下才竟泯泯草間汝幸逢時其立功為孝公後以子貴贈官都御史子字公垂謚端簡端簡為浙江副使冬夏惟紗綃袍各一襲無可更者夫人荊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迎父就養同列共製一衣為壽父力却之其家教方嚴如此

楊長史

楊和字節之為伐府長史比歸行李瀟然平生不務蓄
積惟嚴於教子所至必為擇師以講明義理不專科舉
之學也初掌教徐州路當水陸之衝名公巨卿道經徐
者必使諸子執贄求教以聞所未聞故二子維傑維聰
皆掇巍科致盛譽為海内聞人

許忠節

宸濠之變許公逵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公父家
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位易服而哭恠問之父
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唐公順之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
出門其後雖貴未嘗自製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著一
青布直裰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
者不知其為公往往凌侮同舟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
家中卧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於其上以為温有懷翁
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之公於是始睡床而終
身亦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所親家愈即還之門生
子弟從公出入遊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

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經年茹素即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為心累也

趙廣德

侍郎葉公鑑云大司寇方崖趙公大佑乃祖廣德守次山公崇賢訓家甚嚴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為烘足之用祖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於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予因思此二語者真格言也觀此則方崖公之有今日固有所自而前輩家教雖細事要亦可法者耳

萬古齋

宜興萬公吉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遺書戒之曰頎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李文節

公名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温慰勞畢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

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為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
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狥俗也弟奉
命惟謹了無難色

王弘陽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乃父封公尤善經理每晨起
握籌課筭至日昃未食故鄉居時虞盜患竟夕或不能
寢符卿家食時即志聖賢之學因諭其父曰天生財以
養人人之所重則身與心耳大人為此纖纖者外累其
身內累其心古諺厚積者窖財庸不虛也封公喻一日
盡招其逋債者梨券免之風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殺
悉捐以散給之里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
以為符卿純孝哉

梅禹金

公嘗與祚族盛甲於宣邑子弟間佻脫自喜歲時蒸嘗
合而聚於祠中會諸長老檢押之面扶其不率者若何
事纔纔數之令其愧改故群嚾百人不聽于族之富貴
者而奉其一言紛解爭熄循循然凜于德讓論者謂才
人多無行此語獨于禹金不驗云

錫山秦　坊表行輯
同邑黃家舒漢臣秦　鎏子雙泰訂

程範
宋
涑水居家雜儀　朱文公童訓
袁君載世範
明
鄭義門家範　又家規
王文成學規

孫蘭蕭家規　陸文定家訓　沈文端社約
高忠憲家訓
條約彙鈔
蒙南鄉約　海寧許氏家則　湛氏家訓
白沙四禮條件　劉畏所族約　衡陽王氏家訓
守潼宣訓　永嘉張氏族約　河南曹氏家訓
慈谿劉氏族約　呂司寇存古篇

侄齡錫克延校

釋氏重乎戒律道家嚴于禁忌矧在吾儒言有物行有恒門庭之内可無條約以束之尺度以制之乎表行先生于身範之後隨繼以程範是欲使當前之嘖咲話言世為儀的也昔霍子孟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資性端正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程之義類乎是居家而無程是子孟之不若而戒律禁忌反出二氏下也

冷溪咸梁識

宋

司馬文正光居家雜儀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為出稱家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嘗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為子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于家長凡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饌供具畢始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箸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閑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

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
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
退命爲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
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
者必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
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
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
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
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
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箠之屢箠而終
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
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
禮爲終身不衰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
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
惠婦人稍温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
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
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
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
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
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
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為之講解使曉義理女
子亦為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
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為之講解使
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傳觀羣書
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
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

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太著未冠笄者質明
而起總角櫛面以見尊長為供養祭祀則左執酒食若
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
外僕妾鷄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聽事及
庭鈴下蒼頭洒掃中庭女僕洒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
櫛巾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床襲衾侍立左右以備
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
復拂床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
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前輩為嫕

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母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俾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狥私屢為盜竊奚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慎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餙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家儀終

朱文公　熹　童訓

凡子弟須要早起夜眠凡喧鬬鬭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為謂如賭博籠養打棍踢毬放風禽等事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飽不可缺凡放火炮勿迫近火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爆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第行者稱異姓長上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

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者出行必居路之右侄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厠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凡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卧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箸于案

陸梭山九韶家制

居家正本曰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民故為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為士民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所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偽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校禮義廉耻絶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以孝弟忠信所讀之書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

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節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
接鄰里使不得罪于尊卑上下之際次讀諸史以知歷
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来為國者規模措置
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為耳世之教
于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
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
至於及第尤罕是蓋有命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
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脩身為孝
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為耳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
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為耶況既通經知古今而
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
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又曰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
終為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畧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
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後
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
曰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惟

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津津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恐卧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沮意則躁悶若無所容與鑊湯爐炭無異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慾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為門戶之光耶愚深思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

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此懷不滿之意於寞寞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也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令行孝弟本仁義則為賢為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雖簞瓢為奉陋巷為居已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乎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既

無以自樂而人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
乎況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
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
為益不細雖怒罵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
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居家制用曰古之為國者必於歲之秒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

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
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
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
之備一分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
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不可盡用至七分
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
伏臘裘葛脩葺墻屋醫藥賓客喪問疾時節饋送又
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
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

民況令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惰欲長其
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
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
嗇裹蔕取諸蠶績墻屋取諸畜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
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萌破家
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必而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
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畀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
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
以生怨尤貧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為稱宜而
遠客後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
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
又曰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
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
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
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
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
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蘗之雖
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

言存留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節省用度以存廳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平喪則以先祖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為廳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世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君載袁氏采世範節

家不和多繇婦搆其原又多出婢妾蓋此輩愚賤無識
以言他人之短失為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
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也
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
僕反致譴責矣　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
也故治家者必以禮為先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
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
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
反兄弟同席而坐弗同器而食皆以厚其別也　司
馬溫公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
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
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
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
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利害幾
何不使入于吾心雖犯至十數亦不畧見於色然後見
忍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父之兄弟謂之
伯叔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減父母一等蓋以其撫
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

之猶子者亦以其奉承弊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
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
無子孫者苟有猶子亦不至於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
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尚有
因其無父母而兼併財產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
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如仇讐矣　父母於諸子中
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
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
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生怨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

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富人有愛小兒者以金銀珠寶
之屬餚其身小人或於僻靜處傷其命而取之雖聞于
官寘之法何益小兒非有壯夫攜抱不可令游行街巷
恐有誘掠之人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
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為之行遣
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子弟知
書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
陰陽卜筮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
朝夕其間不暇他務又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

何至不務農業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為非也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有業不至於饑寒富貴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群小為伍以致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為非之心也小人則有哺啜錢財之利或乘閒以贊成之子弟早宜省悟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官尤甚蓋子孫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至於鄉曲貴官人進見稱道盛德豈敢言子孫為非況又自以子孫為賢而以人言為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父祖不知也閭有家訓稍嚴而母氏又庇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近賭博破家之事而貴官之子孫不止于此強索強貸強借強買親近羣小則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餘釁而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為己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偽作父祖之簡干懇州縣以曲為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所得為酒色之娛殆非一端其隨任也私令吏人有優游必責其報與買婢妾限以低價而使他人填賠或同院子游狎或於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覓總非一端不

恤誤其父祖陷於刑憲也凡為人父祖者知此每事閑防更加詢訪或庶幾焉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防婢僕姦盜婢妾若與主翁親近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至破家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　婦女多妬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閑防制以主母猶見他事況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貲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又須自量我子女如何如子愚痴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尚有他事如女醜拙狠妬若嫁美婿不能相安必為所棄所係重且大矣為父母者安可不審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為後鴻鴈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以叔拜侄於理安乎設不得已養弟養侄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若父如古人為嫂制服如今世為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世有庸夫俗子不能一緊禮待鄉曲富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貲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貲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

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不少頒恤不知彼之富貴非
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分別如此有識君子
必不然也　居鄉曲者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
凌人者又有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
勢之時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況貧窮之人豈
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
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器用凡可其意者必奪而
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遜避逮其稔惡天誅則彼之子孫
自能為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讐又鄉曲更有健訟
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迫擾州縣不敢治其罪
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衆結集兇惡強奪人所有之物
不稱意則羣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
之人亦不必窮治逮其稔惡天誅則無故而自罹於憲
綱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必於他
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　奴僕
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未必有便
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為正如裁截物色必
以長為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怠囑之以事全

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為是又性多狠輕於
應對不識分寸所以顧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因其
不改其主愈辨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
死亡者有矣凡為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
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者其嗔怒
可也如此則僕人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者事
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戾暴忍殘刻
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
為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婢之理喻之其間必自
有曉然者　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與之言借
則我望其償未免有所索不知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
終於結怨而後已蓋貧人假貸初無欲償之意方其始
借禮恭言遜及其責償恨不以兵刃相加惟念出於貧隨
吾力之厚薄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于我
夜間忽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且竄不可
乘暗擊之恐盜遽以刀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若持燭
覓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已受拘執自當準法勿毆傷
之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赴

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嚷之秋猶得保全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決意焚掠者皆積惡之人宜自省也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咩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所仰望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與貧賤人無異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應年高饗富貴之人必須少壯時嘗盡艱難辛苦從來有自少及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或少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若早年宦達復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塗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為宰輔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為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

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為一
定之分又設為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
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
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
人世人終以一二人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
多矣不知彼自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
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
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
無憂喜恩怨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

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羸得為
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袁氏止
明

義門鄭氏家範　節

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出就外傅見燈火不許入中門
入者箠之　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
法非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鹽塩之味　子弟小冠
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弟稱庶幾合古人責成之意
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及一經正

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弟若先能
則先冠以愧之　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綿衣用紬帛
外餘皆用布除寒凍用蠟屐外其餘遇雨皆以蔴屨從
事三十里內並須徒走初到姻親家者不拘　子孫年
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沈酣杯
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責之若奉延賓客惟務誠
慤不必強人以酒　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夠口腹之
欲違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即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親
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不誰

至一更晝則不拘　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
怡聲默受毋得分理　子孫圍當竭力以奉尊長為尊
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攘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
容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當反覆諭戒之甚不得
已會衆箠之以示恥辱　子孫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
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子孫
不得謼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跳足以
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祗揖不可參差錯亂　子孫
毋習吏胥毋為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術當時時以

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廣儲書籍以惠子孫
不許假人以致散逸　橋圮路淖子孫倘有餘貲當助
脩治以便行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茗一二處以
濟渴者　壽辰既不設筵所有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
工無益于事　初來之婦一月外許用便服　諸婦工
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
其私　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疋照
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買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
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

房甚者任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一之法
賞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　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
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饑人之子　諸婦之於母家二
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弔勢不得已者則
弗拘此　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
不許可見若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入會
衆罰其夫主母不拘婦人親族有為僧道者不許往來
　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
亦不許往還者重罰其母　女適人者若有外甥彌月

之禮惟盲生者與之餘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凡居喪要以哀戚襄事為主不許匿喪成婚始惟食粥蔬素不得食肉用酒寢處於內大祥禫後醴酒食乾肉　凡居喪孝子不得易吉赴他人酒席鄉俗有旬七會飲及塋有山頭等酒會皆深為害義犯者罪之

祭祀務恭敬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跂倚欠伸穢噫嗽唾嗽一切失容之事量過議罰

時祭之外不得妄祀徼福用祭之日不得飲酒食肉聽樂夜則出宿

又家規 五條

一每旦擊鼓十四聲家衆俱興四聲或盥漱八聲入有聚堂家長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朗誦男女訓戒之詞男訓云入家之盛衰皆係於積善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仁慈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已之勢以自強尅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安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女訓云家之和與不和皆係乎婦之賢否何謂

賢事舅姑必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姊妹以温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也何謂不賢淫狎妬忌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意狥私如此之類是也天道甚近福善禍淫為婦人者不可不畏誦畢男女起向家長一揖復分左右行會揖而退鐘九聲男會膳於同心堂女會膳於安貞堂三時並同其不至者家長規之一朔望家長率衆恭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左右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之聽聽聽聽聽聽聽聽其親戚妻者必敬其夫為兄者必愛其弟為弟者必恭

其兄聽聽聽母狥私以妨大義母怠惰以荒廢事母縱奢侈以干天刑母用婦言以間和氣母為横非以擾門庭母耽酒藥以亂厥性有一於此既殆爾德復絶爾徹瞽兹祖訓實係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聽聽衆皆一揖分兩行而坐復令子侄敬誦孝弟故實一遍會揖而退一家長總治一家大小事務凡事令子弟分掌須謹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必咨稟而後行一家長專以公正為本不狥偏私如有過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母妨和氣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

之一為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
不可妄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
而明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常視一家如一身可
也 鄭氏終

王文成學規 五條

陽明先生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
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
耻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
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
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
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
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挫之則衰痿今教
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
之時雨春風沾被草木莫不萌動自然日長月化若氷
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
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
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
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

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
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順導其
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
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
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
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
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
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詭詐
餙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
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訓蒙者須識此意毋溺世
俗之習而視以為迂也

一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
者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
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
来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
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
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者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
開發然後各退案肄業

一午後教之習禮或拜跪應
對之節或揖讓升降之儀須令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

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詐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

一酉間將後口號令記頌歌咏如有餘力及歌古詩須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嚚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一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其精神力量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要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舒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一日用工夫先考德次習禮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習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孫簡肅植家規節公多採集前人令擾所見註別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海寧九杞許氏家則治家以嚴為主在易家人之卦曰閑有家悔亡閑者防之以法度也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而本之則言有

物而行有恒正家在正其身也　學者識見欲遠操守
欲正器局欲大然須從幼養成温恭端默氣象處衆恒
以退讓下人絶口勿矜門第勿衒行能毋得優劣鄉人
毋得臧否時政毋得評品士大夫文行若言偶及之稱
善不稱惡漢俗耻言人過猶有三代長厚之風　士子
幼學壯行當以堯舜君民為志仕宦不論崇卑一以廉
恕忠勤報國安民為本如或貪酷阿縱負國辱先合宗
告祠斥之勿齒于族　生子胎教具載古語及能言能
行能食時便當防其放逸言常教其毋誑行常教其後

長食常教其毋嘿潔衣常教其習布素慎擇嚴正童子
師檢約以灑掃應對進退儀節及十五成童時情竇日
開利欲易動立志為先孔子十五志於學學者格致誠
正蓋自初學至於聖人只是成就此志而已　許氏　幼
子初肄業便將所授孝經小學書直講通曉方讀四書
諸經正文每日諷誦經書以開發聰明飯後散步歌詩
以吟咏情性五更未起時披衣靜坐澄徹思慮將所講
讀書所作文字逐一體驗過即此是昧爽丕顯工夫
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防檢陶習謙厚禁

絶浮誇傲誕者與之游處庶可成遠大之器 許氏 子弟性資拙鈍莫將舉業擔悞早令習練公私百務如農桑本業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為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子惟不可入僧道不可作書箕手毋充門隸毋作中媒毋為贅壻毋後異姓 許氏 十歲勿內宿女七歲勿出外 凡子事父老必侍立暑必具衣事諸父未冠婚勿侍坐先輩言分不可狎恩不可簡 許氏 稱呼揖拜行坐之節○稱呼當以行次如姪稱伯叔為行幾伯叔稱姪為行幾姪兄弟俱以行稱不許稱號揖拜姪拜伯叔四拜伯叔不必答年相若者手扶之其有叔年少於姪者許量荅兩拜作揖亦當照尊長卑幼名分深淺不許一槩相施尊長有問則傍立肅聽 子弟未冠婚成材勿容一錢尺帛入手以慣浪費 子孫年幼不得衣羅段紗衣至冠方做與按時衣一襲婚娶之時做與各夏衣冬一襲亦止綾紬絹布不得過奢 子弟擇師必須敦厚雅學習知禮教者厚其束脩不徒專尚文詞 內外服食儉素恒存儒素

家風常服葛苧紬布非公服不衣紈綺常食早晚菜粥午膳一肴非賓祭老病不舉酒不重肉少未成業酒毋入唇絲毋掛身 河南曹氏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婦人多由黠婢婦勿聽婢語男勿惑婦言可以敦雍睦矣 許氏

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閫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即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許氏 男女有別人之大倫前後晉門須擇老實知事者看守婢僕不許出入混雜 尼姑牙婆彈唱婦女勿容入室

僕婢傳言出入內門年及十二更以幼者 許氏 屋宇器皿服餚當遵國朝禮制不得過奢 子女婚嫁務須省約成禮慎毋奢靡多費免致告急親舊以招恥辱

家有貧乏不能自存者或以教授為業或以醫藥為生或租田務耕或借本為商不可習於下流以玷門閥

家有好賭好酒好淫好燒煉黃白好造作風水好妖妄技術好逞勢專利好鬬狠健訟凡喪德敗家者家長必先幾痛絕其端務須委曲開喻誠惻感動宗子則同族

之賢有識者會族合議勸令退閒其適子幼推賢弟姪
攝管祠墓產業俟其成立歸之若族子則宗子會族之
賢有識者合議斥絶知悔改過三年然後會族告祠復
之　交結不可非人○交游固不可無人但交者必與
正人君子同心向善患難相恤若與小人結為死黨彼
此依仗勢力為告狀之硬中見為相打相罵之幫手為
設計詐人之朋謀則是冤徒為害不小戒之戒之　貧
不可與非類人婚姻○娼優隸卒子孫及曾犯奸盜詐
偽等罪者曾為人家奴者　戒飲酒撒潑○飲貴有節

若無節則便至撒潑因而破家喪命者有之此乃養德
養身保家之事　戒賭博○非有客至及年老娛歲月
者凡圖棋雙陸象棋紙牌骨牌骰子及一切戲具俱不
宜用蓋此乃賭之具賭之根也　毋習吏胥門役有等
無恥之徒冒禁為此者譜中削去名字　子弟不可冒
名囑托家世清白自守為子弟者有假借名色出入衙
門或套寫假書或私刻圖記以誆人財物者定從官法
懲治　姻親饋遺歲只一往渠来亦只受一再必却之
慶吊有事勿拘親舊假貸只須量力捐助以盡吾心勿

出本圖利以生後隙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懇惻
援濟 許氏 燕會親賓物意務必雅潔慇懃勸致其誠敬
然勿固強以酒使之失言喪儀 許氏 毋以小嫌而踈
至親毋以新怨而忘舊誼鄰里歲時饋燕急難周卹必
歡洽盡誠 不可讒譖踈閒人骨肉古人欲以讒人挼
畀豺虎為其可惡之甚也此在他人猶不可況骨肉乎
四時之祭用分至日祫祭用歲暮日考妣忌日孝子
婦變用麻服奉主於正寢致祭是日不飲酒食肉一墓
祭非古今止用清明日朝往即回婦人不與並不許效

世俗請親友遊樂甚非感時追遠之意 祠堂行禮務
整齊嚴肅後至者喧嘩者怠慢失禮者各量行罰跪神
主前有不得已事先詣祠下拜畢仍於管祭人處填記
會祀簿內乃許之其無故不與者後次來祭則罰跪竟
席不許同饗祭餘無故不與至三次者斥出之查註簿
內 先塋當遵守禁約慎擇清謹道士居守焚修灑掃
仍給與田若干畝宗人毋得侵奪家人等不許往來潛
住道士不許親戚往來止許生徒二人不許厠穢相近
不許擅通私路出入擅自挖掘致傷龍脉及盜採樹木

有不遵依者重加罰治　喪葬以禮服中不許聽樂設
宴作佛事或信惑風水以致停柩權厝久為暴露　每
遇朔望合家中男婦謁祠堂畢會集於餘慶堂左右序
立向家長揖畢左右對揖而立令子弟將家規逐一朗
誦復置旌善記過二簿公同紀錄退而會膳有不至者
罰跪祠堂　宗子有君道合宗親疎長幼皆當依向推
崇主導扶掖吉凶必咨宴會必先宗子尤當為世祀家
聲自重力學厲行動必由禮以倡宗人　許氏　總查記
過簿勸善簿以示旌別二簿收執登記每遇過能改者
下註改字否則虛其下善可書者明開某日行某事有
某善二項俱於年終類查行賞罰　治生量入節用狥
大義當輕財好施　許氏　男勝耕悉課農圃主人身倡
之女勝機悉課蠶織主婦身先之程督必詳勤惰必察
此民生第一務周人王業肇基於此桑柘菓蔬牲畜擇
人分任置籍計功　財物田產務明白與人交易須
有明中實契不可勒要人便宜　買田地不可短賴人
稅糧　田地不明就與賣主併田保挨查明白誠實佃
戶聽伊永遠佈種不許家僕狥私通同田保更換無賴

佃户以致日後退田減租如有奸頑佔種者定用設法
起業免被賴租陪糧仍三年一次親詣田所踏勘以防
奸人那移侵占之弊　田地近兇狡人亟須托故易之
隣田接畛却毋設心計取　戶毋受寄田地至戒但力
已業及時輸官昔人非田畜所生不衣食賦稅未輸不
宴樂勵志畏法所當師也　許氏　逋租及時勤催勿致
過時起息　諺云若要寬先了官糧差最要早完免致
官府比較責辱差人押催反致多費　埋沒糧稅利已
損人隱匿遺患天怒神譴戒之禁之　許氏　勿詭寄圖
糧不許無行止人出官應役　勿侵占人水利　勿行
使低銀　勿欺孤弱寡　勿利人有事于中取討便宜
放債起息自有禁例不可一切過刻以招人怨　稱
斗出入務極中平　人家恒以尚氣興詞多致禍敗吾
家自曾祖来並無一事入於官府官府亦以優待今後
子孫遇有横逆事俱要計處容忍　一應減獲亦人子
也宜常恤其饑寒節其勞苦療其疾病時其配偶情通
如父子則勢應如臂指我廣吾仁心彼自竭其心力矣
許氏　蠢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游手僕婢雖供給使

令者亦有課但視專執者量減分數爾 許氏 家衆嚴
餒勿容挾勢侮人有狡悍難制者宜即逐出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
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
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博奕奇玩淡然一
無所好 石氏家規孝義勤儉謂之四寶酒色財氣謂
之四賊苟能守其寶而防其賊則可以立身成家矣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
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矣較其精力於盛年無損
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伊川默
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古之君子敬愛其身訏謀
遠猷可以為法 澹庵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
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進身欲其日著體欲
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本
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月族人遠来則為一會以
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
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又曰人家兄弟不
親則宗族不附宗族不附則奴僕親戚為讐況他人耶

故人家篤愛兄弟非但出於天性亦事勢宜然也　昔泉先生曰宗法壞而愛敬之教亡教亡然後譜作故譜也者宗法之遺意也藹然示人以愛矣秩然示人以敬矣縱而觀之自吾身而達之吾考吾祖以及於始一脉也能勿敬乎衡而觀之自吾身與吾之兄弟與同祖之兄弟以及於終一氣也能勿愛乎　錢尚書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問起居而退錢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

尹謫守是邦其為政率敦尚風教為先州人咸遵尚之遂以成俗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任而不辭後進者以子弟自處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德政可以為法　應後云所謂陰德者非獨富貴有力者能之尋常之人皆可為也世有樂施者施棺砌井脩橋整路此皆陽德也惟能推廣善心務行方便不阻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揚人之過人有窘乏吾濟之人有患難吾救之人有仇讐吾解之不大丰柈以梧利不深機穽以陷物隨力行之如耳之鳴惟己自知人無知者此所謂陰

德也　韓忠獻嘗言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知其小人但淺與之接爾凡人於小人欺己處纔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

陸文定　樹聲　家訓　節

一吾陸上世農家兩伯父皆業儒以諸生早世不獲試迨余兄弟始通仕籍兒童近叨一第同時諸從子弟叙門廕舉鄉闈游國學入贊校者先後繼起庶幾衣冠之族綿詩書之澤矣繼自今子弟務惇孝友篤倫常毋忘貧賤而慕奢華毋長驕慢而失禮讓毋私燕昵而忘檢飭毋事搪克以取怨尤蓋節儉所以惜福恬靜所以遺安斯二言者余佩之終身　一余年八十有一列仕版者近五十年平生多病嗜退家食之日多就禄之日少第中丞自登第以來游歷臺省晚至開府然皆恪守家風在官則廉慎自守居鄉則安靜寡營故囊乏羨資家鮮厚蓄無餘潤以推及親黨所賴彼此相成僅得寡過今約每歲計百畝之入自擔石以至升斗於內外親族擬量輕重以補助不給其族人子弟有能推廣此意者

各行已志但子孫有賢愚家業有興替歲事有豐歉不
得取必求備使將來難繼
右塚穴相連不能旁展尋丈自後子孫不得輕聽堪輿
家言開拓脩築致傷地脉惟護封樹戒樵牧立一墳戶
以司守望　一孝敬人倫之常然父子兄弟閒或不能
盡分致乖違責備為子弟者盡亦反思我今日為人之
子日後當為人之父兄之事我猶我之視弟也我不能
以子弟之禮善事父兄而責子弟以事父兄之禮事我
為父兄者亦思我為子弟所以事父兄者何如而責之
子弟如此則父子兄弟各盡其道而愛敬之心不容自
已矣語不云乎前人標榜後人則倣　一由吾祖而同
出者為伯叔由吾父而同出者為兄弟推之則由吾祖
父而上遡先世由我世而下逮子孫其所自出則皆一
人之分譬之水木一本同源故凡同宗子姓本乎一體
所宜休戚相關敦睦無閒者也自夫隔形骸而分爾我
析門戶而為彼此中間成立各異嫌隙易生甚則互為
忌嫉相戕相賊是藩籬撤而禍患乘之矣故曰宗族睦
則本根自固兄弟和則外侮不生每見操入室之戈者

禍自內作啓閱墻之釁者家以傾敗如近俗者可鑒也

一子弟之資稟不同性行亦異在賢者無論已即使不肖為父兄者當提撕之以教言表率之以操行涵育薰陶以善養之蓋涵育以俟其變化薰陶以俟其漸磨所謂中養不中材養不材者以此如以其不肖而棄絶之彼將安於不肖不思自反而反以不慈不愛蓄怨於父兄小則失懽大則傷恩者有之矣一子弟承藉祖父享盈成之業者不思祖父起家辛勤開創艱難徒見夫宦達豐隆用度優裕視為故常至其當身無所憑藉而習於驕溢奢靡侈汰不務節抑致衰門祚如使為子弟者當盈成而常懷開創之艱處豐餘而無忘寒儉之素則先業不墜而家可常保矣故曰善保家者有餘時常作不足想善養身者無病時常作有病想一子弟少時情竇未開則養正於蒙迨其長也知識漸分趨向未定嗜好易入當嚴其出入慎其交游夫人情每憚於檢飭而樂於恣肆故直諒謹恪者難親而便辟巧佞者易合如不慎其初一比之匪人則導之以驕奢淫逸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及夫積習既久疎之而愈讀橫生從

之而敗亡踵至蓋游處熟則薰染易迷惑深則悔悟難故交游不可不擇而擇之貴於早辨也　一男女婚娶惟審其世裔相當家法有素苟徒慕門閥之高華貲產之豐厚較計於目前不知富貴不可常賢否難預必乃其後婿或不肖而不能善保其室家婦或不賢而不能恪守乎婦道以至倫理乖違家道衰落使其子女抱恨終身悔無及矣　一僮僕以樸直謹愿心無欺詐者為上材能營幹者次之其他巧黠便佞語言儇捷者中泰可保與夫浮寄而無親族轉鬻而事二主曾經公門役

過者並不宜蓄大凡減獲為家長者當御之以正撫之以恩平居則恤其饑寒軫其疾苦使令則均其勞逸程其勤惰如此則感恩知勸無不盡心矣　一人情憤爭責備生於恩怨故或非意相加度其人賢於已者則我當順受待其自悟其同於已者大則理遣小則情恕至不如已者則以不足較置之乃若我有德於人則不責其報人有德於我則受施勿忘如此則以之處人而憤怨息以之自處而地位寬故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一置買產業界至要分明價直要

平允不可乘人之急故濡遲以抑勒其價亦不可利人之產務圖謀以強勉其售蓋交易貴平處心宜厚交易平則日後無異言處心厚則子孫可長守當思興替無常今日棄產之人即前時置產之人或其子孫也一晨昏門戶啓閉內外出入分別人情安於所忽易至踈虞為家長者亦當加意省察先逮顧文僖公戒子孫曰通宵出飲清朝卧自此人家百弊生真格言也一賓婚喪祭當一依禮制及稱家有無不可狥俗趨時奢靡越禮一近俗子弟受人哄誘收買少年童僕始相狎昵久而縱肆坐則同席食則同案不惟主僕不分抑且觀視欠美褻主威而招物議甚則挾恩生事以來外侮恃愛宣淫以涸家聲此之為害生於積習然情欲易流隱微易忽識微謹始者宜戒之一娶妾必擇其父母良善朴寔女子性行端謹其市井商販客土浮寄者雖姿色絶倫細微難保逅若娼優下賤之女縱有色藝在良人家不宜蓄不惟慮子息難處尤恐玷汚家門

沈文端鯉文雅社約節

禮父黨無容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待弟俱以客禮似

屬過侈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
族伯叔親兄東西向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
之族兄弟交拜不受不答凡兄送弟伯叔送猶子俱不
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揖
讓迎送皆如賓客殊為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已上揖讓
玄黃氣三色惟君上得用今人有不知玄氣而誤用者
乃黃亦敢僭豈其不知宜以相戒　近年男女衣飾種
種醜態已令人嘔穢乃更有男拖女裙女戴男冠者陰
陽反常不祥之甚然而理諭不能止法制不能禁其猶

士大夫之責與士大夫家一邑所望惟反其所好則久
當自止若轉為鄉俗所化而又使工匠之為淫巧者與
齊民併惑之其又何望矣　姊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
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亡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
此明証也鄉俗獨柰何效之　國有國風家有家風女
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子必慎其徵焉　未冠勿遽稱
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夫
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
福知養正於蒙也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擬所以

正名分而尊其主也達禮者審之 已上冠服

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畧內故根本之地已先不正豈能及遠自已一身且不足觀豈足為子弟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日強不可以狎近怠之也 鄉俗有父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顧與分爾汝析乇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當食時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旨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間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為細故也 禮父母在不有私財不以財與人律亦有畧幼私擅用財之禁蓋以明家無二上而預防子弟之淫奢其為慮至深遠也乃近來憐愛子孫者恣其所用而子孫慳吝者至與其父母相貸取償較計若路人然亦未聞禮與律之義矣所宜相戒 世俗有一事家難解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則相好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則相讐何其相反也夫兄弟之所為至親者為同一氣也既同父則同氣矣既同氣即吾至親矣

顧徒以兩母故而各立門户相視胡越乎是知母而不知父也是分左右手而有親踈也彼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者此何故豈異母兄弟反一足不如耶嗚呼大庶者以四海為兄弟小見者以一體為參商愚知相越乃若是懸邈矣噫　鄉俗於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畧至有終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合巹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禮稱女子出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今田野人家婦女有相聚三二十結社講經不分晝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為第一義　禮男女遠別不止翁婦與夫兄弟妻為然世俗惟嚴此兩別其餘無別矣甚者叔嫂姊夫小姨妻弟之妻互相謔罵不近於夷乎以後除妻妾婢子外凡係男女一切遠別古之遠別也止於授受不親今者趨而避之甚者婦行不便令翁迴避亦屬非禮大都無可避者三步之外止

足皆立可也 已上閑家

凡騶從不宜太侈蓋不侵今昔居林下二十餘年竊自體驗凡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閑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為用者若此其衆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偏戡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既已驗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太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況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為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為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行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閑也此詎我役彼而寔彼役我也柰何役人者而反為人役哉縱不然而堂堦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

雲溏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吾笞責僕婢則推吾愛
子女之心吾婚嫁子女則推彼為父母之心不審惟是
即寒暑饑飽疾病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
敢聲言者俱一一體恤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凡僕從
以庸受來慤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主翁
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
為彼激怒以傷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為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人之
買辦是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較者惟下人不能體

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於人夫豈知田野
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錙銖頭削鐵一家性命我却要
在他身上去討便益能有幾何縱使目睜買辦常過其
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耽
與多寡自令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
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官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
屬在寒賤者即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不為怪
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事耶吾輩宜以相戒已上
官家子弟以財產相爭訟者每侈言前人之賢常過其駁下

宴蓋其意惟主求朕而不惜先人之面目可置何所真
自可恨然而導之者誰乎前人遺子孫以危後人遺祖
父以貪首尾相貫勢所必然故創業貽謀者當慮其後
慎不可輕留此尾也　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人爭
一玉卮各將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於用徒自取戮辱
而已（已上田宅）
里中富人鄰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亦不求
華美及後子孫萌心侈大則反笑前人為吝為野一服
一玩無不盡餘甚至有一扇之資可飽百人者豈不可
惜然亦不旋踵而遂索然矣（已上器用）
父母無不知教訓子孫者惟其所為教與子孫之所為
成立常相反蓋子孫之成立以勤而父母憐以惰子孫
之成立以儉而父母導以奢子孫之成立以安而父母
遺以危子孫之成立以約而父母任以放子孫之成立
以正而父母趨以邪是知教而不知所以教也故聖訓
猶復諄諄焉若曰雖有教與不知教訓者等耳　教子
孫無先耕讀兩事今之教讀者則何如且只以作文論
亦大有可異者國家於五經四書各取一師說布之學

宮蓋出自諸儒會議明聖折衷陳之藝極使天下知所趨向而不惑於二三之議所以昭同文之治也今士子既列在儒林親受功令自宜恪守頒舍此而創為新奇別立意見反戈助攻無復有尊周之意以人心覘世道蓋不勝隱憂矣凡我同志教家子弟者慎勿為此詭遇哉

論教農則北方田地寬廣農事無法人有遺力地有遺利矣吾今欲刻意講求如讀書說主意選文字的一般但得一耕耘種植之法蚕桑果蔬之事便一一籍記之久之而著以成書傳之境內使人知農桑要務而又使拾糞如拾金趨時如趨利鋤耪如鋤盜邊佃戶如遴才亦教家急務也因次之讀書後 已上教訓子孫解

宋真宗勸學文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荊公有讀書萬倍利之語是教天下之學者以商賈販鬻也不可為訓矣何不取青青園中葵月到天心處鋤禾日當午二月賣新絲等篇極明白易曉者使之諷誦亦自足激發意氣開牖心靈乎而徒以富貴利達使及早薰心烏何也

律例有極輕條款盡數摘出與家塾子弟閑中講解則彼知世俗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不得為也而

凜然不敢肆夫豈非精義一助乎　兄為宗子而無子為弟者止一子將以為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為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為急後兄所以後祖也蓋主喪不可一日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　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姓而我亦瀆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瀆吾祖也蓋一舉兩失矣　已上明微

禮緊假之有爵之服者重其事也人柰何反不知自重冠始成人人亦以成人之禮待之極為重事故三加之吾鄉當嘉靖年間庠友有冠者尚先期白掌教先生冠後復乘朔望日拜廟拜堂旋即拜通學朋友通學朋友亦分班答拜未嘗有默了事者後不知何年遂廢似為闕典今擬三加除照常行禮外其私家拜祖先父母公堂拜師友俱宜以次舉行而朋輩有特相知厚者仍私拜冠者於家或稍致祝頌規諷之語冠者亦及門答拜其未入鄉校者畧倣此行之　吾鄉婚禮絕不論財自是美俗惟遣女資裝尚厲過厚故里俗轉相倣傚中人之家有耿息鬻產粧餙一時門面而其後遂以廢家

者皆富人有以導之也夫荆釵裙布千古美談今人雖不能如古獨不可稍存遺意乎記有之云酒醴之美而明水之尚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重始也今欲倣此意以用之婚禮除送嫁粧奩各量力厚薄酌為中制不得過奢其鋪設次第宜以荆釵布素陳之前列用比於明水疏布次乃陳織紡炊爨等器次抑搔盥巾等器次榛脯棗栗次女誡一本其諸凡床帳箱櫃之類俱各隨後是雅俗不相掩而情禮兩無失也惟篤古者留意焉

女家論財固為非禮然猶曰嫁女無資男家索粧奩厚

薄較供億多寡貧人之女以若其父母之心為翁姑夫婿者何如人乎至使納幣古禮女家亦不敢受抑可憐矣丈夫寧餓死辜無以妻財潤身家也　女子出門而父母訓誡之乃華一義令俗反畧焉不講獨孳孳於猥鄙瑣屑之事真不知務者於禮宜復　鄉俗有服內婚娶名曰借親為權宜者然律有明禁彼不知也宜諭止之　田野細民有弟娶嫂兄娶弟妻者名曰就婚遺俗相沿日久恬不為怪士大夫家宜諭止之　鄉俗婚禮有撒帳騎鞍拜子孫等項極鄙俗事本出自陰陽厭

勝之說而新謂拜子孫者更益可鄙所宜痛革　指腹割衫襟為親者律有明禁　已上冠婚

喪家第四日成服蓋前此三日猶以生望死者於古禮未應吊而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匆匆治棺槨衣衾猶且不辦顧舍此而應酬吊客耶鄉俗一屬纊即開吊使送終大事交致草草甚非古禮矣宜以待成服之日喪家未成服前三日孝子方披髮跣足為招魂望復之事雖有朝夕獻猶生時上食耳非祭也鄉俗乃輒用牲牢陳鼓樂延賓贊行禮殊與其望復者相背謬夫未葬猶

莫而不祭矧未成服乎安有祭禮而可以披跣行者也

成服之日雖緦麻亦有首絰腰絰與上衰下裳之制服制圖開載自明鄉俗自朞以下有服內止戴一素冠而衣履之類常恭用有色者忘哀矣黃萄為巾餘金線絨線為梁者則在戚而有嘉容矣白紵白紗雖素也亦錦之類矣　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暱如甥舅相為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弗思耳

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為然假如祖父俱不在嫡孫當為其曾祖承重曾祖父俱不在嫡曾孫當為其高祖承重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鄉俗未深考或有衆子之長子亦為祖父母服三年而曰代吾父為之者蓋傳誤久矣　喪具惟棺槨衣衾所宜詳慎其餘自各有品式載在會典不可踰越近乃用綾錦旛幢及彩畫人物樓閣之類以炫里俗不但無益且易啓奸人窺伺而妄意殉葬有物也豈不可慮　尊長臨卑幼之喪哭

者情也拜則非禮　喪家宴賓委屬非禮惟相沿已久猝難遽革蓋主人非此無以酬客也今擬遠客至須留一飯其附近行禮者主雖留客宜固辭則賓主兩盡久之可不禁而自止矣　祭旁親非禮何謂旁親凡高曾祖父統緒相承者正也而伯叔祖父及兄弟為旁親旁親各自有後自各有主祭之人而我為代祭非統也且情有所分於正蓋意雖近厚寔為非禮　惟殤與無後者宜祭於宗子之家各從其祖祔　墳墓乃先人體魄所在孝子慈孫一臨此域情自凄然乃鄉俗遇有吉慶

追報祖先者則純用吉服盛張鼓樂反之情禮似猶未安若焚黃大典君命為重或可假借乎乃知禮君子猶以為忌而家廟行之則廢乎兩無妨碍已　鄉俗不知有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大率輩尊者恒奉之夫宗子貧至不能保守廟祏者固常有是事若歲時享薦非宗子主祭於禮未安故須待宗子至而後支廢可隨以行禮不然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便不可輒自入口　鄉俗元旦家家以簿圖一卓上覆以蓆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

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預焉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擬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青天在上全不為禮於心安乎廢人不可以有獻於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邵子行之不以為僭故予於鄉俗亦然　里社有春秋祈報自是古典惟多聚娼優扮演雜劇連日累夜甚非美俗且易啓事端多耗財

貧所宜戒止　里俗多聚衆講經設壇脩醮建祠塑像
隨會進香者其所鋪張極為奢侈總是一箇求福利
心殊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無常惟善是佑豈
以一誦經一塑像一脩醮一進香而遽可掩惡為善轉
禍為福哉乃世人不知道理篤信邪說以幻術所見是
我真拿以来世轉生為可深信乃卒至傾財破產亡身
敗家猶不覺悟亦愚甚哉　已上喪祭

高忠憲攀龍家訓附量入為出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音做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
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
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廣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
得透下手處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
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
算来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来是大
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
可哀吾為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
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

要在讀書觀賢小學近思録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録
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
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
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
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
為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
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
忠信為本自古君子為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
有無才者　以孝弟為本以忠義為主以廉潔為先以

誠實為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
自有餘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〻小便大一念
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
畏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
亦惡我〻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
怨于人結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
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
時講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

向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
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酵
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
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
向吉中行矣自認為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為横逆
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来加
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
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
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為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
者治之而已往往為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
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
多繇于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
自妻妾而外皆為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壽
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
如白玉一失脚即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即立
死須史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
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

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
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
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
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此有何
不好簡淡此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
尊念之間每日當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洒
扶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泰然
自得衾影無怍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人生
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

箇君子不然空汚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
窮簷蓽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
大醜也　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
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為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
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
為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
匪人為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
為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
言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

一提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為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

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為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為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忌為生命算計稍可者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修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

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為捐不小急宜警覺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教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時刻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於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心守而勿變自各有遇於毋作非為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訓止

一土木之費最為耗損動念即遏絕之勿得小有動作

一製羅綺衣服靡一金即靡田三畝等而上之可知也豈可不思其艱宜重以為戒

一星相及僧道募助緊不能酬應一借貸緊不能乞隣一遠客緊不得久留一疾病只精求醫藥不得賽神一凡有喜慶事不得受賀分用梨園宴集一除尊親召命外平交特召不赴餽問不受以省煩勞一朋友集分有慶賀邀請不能為首張具一每年春秋祭四代總用牲體四器每卓用五饌一點四菓一攢盒每位湯飯夏冬及

俗節祭祠堂饌四品止殺一牲務在嚴潔一留客除
尊親遠客量加品味餘悉依東林會約儘是充然煩靡
何益不惟節費亦以惜福殺牲之戒尤宜堅守一至
親餽問各宜從儉不得狥流俗一帖用折柬一治
生之道只守儉之一字每事輒思曰此亦可已也便斬
然已之此是無上妙法不但治生即是寡欲養心之要
切不可因治生流於好利放重息債刻取民財人怨天
殃大可畏也 一吾家累世未嘗欠官錢一分一毫子孫
當世守此法此士民君臣之義違者便是不忠不孝 約止

程又五十七

條約彙鈔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
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後生戒之 蒙南鄉約十一條 世之人
設樽俎會賓客雖日費萬錢畧不掛意至於同胞兄
弟分門析户視若秦越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爭訟
不已是誠何心哉 古今重忌日則生日之重可知矣
必別生死目榜於祠堂庶幾不忘 詒義塚以葬宗族
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
族之無養者皆美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為之 三姑者

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得淨宅之法　凡交易必須項ㇾ合條乃無後患不可以人情契密不為之防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即理會去或即聞之官以絕將來詞訟　不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温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而獨欲為僕者哨賺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生事為非皆此輩導之也　婢僕有頑蠢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留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挾怨為惡有不容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官以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或所竊止於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罪懲之仍前留備使令可也　凡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徒自費力未必知畏惟徐ㇾ詰問令他人責之視其過之重輕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畏憚矣　族約云良賤等威法律甚謹族中奴僕若見子弟

聲坐而不起及有忤言者告養主治之養主不治告族長共治之不許牧養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既無他日何為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為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必不至矣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　鄉約止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關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享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絶鄉邦光映門户却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為斂抑羞緩敗傾又若約而為泰時屈舉贏則旦夕覆亡之道也　許氏家則三條

僕罪非姦盜杖責毋至二十狡悍難制者宜即放絶亦毋嚴刑　買婢妾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之女為其所誘若果則告之於官不可還與引來之人恐自殘之　許氏止

得婦財而成家者多至放縱不簡并本家之舊業亦多耗散因而亡其性命者今酌聘親之禮務有定數不許

過多亦不許需索婦家財物 湛氏家訓三條

所宜慎重父母年老宜做古人歲制月制之義預求絲絹為衣衾之類之需富則可用紵絲厚於愛親亦不為過蓋紵絹入地最耐久切不宜用綿布入地不過一月即朽棺木用楠之高者猶差勝於用杉之低者其塋宜用灰楓三合土堅築之久則化為全石可與天地同朽矣

凡宗族婦女不得習為華麗耽於麵蘗性務端莊靜一寡言慎行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敬待妯娌以和接子孫以慈愛凡有吉凶之事務在謹內外別已私業令其衣食有餘不至貧乏則上承祖考之祀為有享下統子孫之衆為有光百世永有託矣子孫其敬守之違者告官治罪 湛氏止

凡祖宗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懷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遠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 白沙四禮條件二條

凡三等人戶之下塋用薄棺不許焚尸貧者族衆率錢助之毋令暴露 白沙止

吾祖宗福澤彌遠彌昌凡其后昆性稟多淳厚習尚多善良海內稱令族必先屈指焉間有失教者積成過惡

或酗酒發狂或賭博肆敗或放火報讐或鬬毆逞忿或
巧爲謗訕或過揚家醜或閨門不肅或手足不睦或容
留妓女或交結棍徒或毀罵尊長或忤逆父兄或戕賊
卑姪此誠先世之罪人宗族中蠹物也自今伊始許令
自新如有敢拒新約仍怙舊慾者合族爲之極力處治
劉畏所約四條

五服之制先王稱情而立文者也親喪固
所自盡至於暮功之服皆不可忽近族姓繁多鮮有服
其服者是視親屬無異於路人也以後親屬有喪須應
期成服若親族之喪未舉雖本服既除亦宜歡會作

樂違者司禮正之　吾宗族屬日繁將及千口世遠則
服窮利勝則恩薄嫌隙易開爭競乃起始緣睚眦之怨
積爲深仇初因刀錐之末搆成巨訟匪特族誼有乖抑
且禍根無解不幸遇有此項宗長房長與之委曲講勸
公平處分務要不傷和氣內有恃強不從者衆共攻之

凡周恤族之貧難及宗祠有義舉在有餘之家即宜
務行之今人累倉困連阡陌以遺子孫至言祖宗公事
則縮頸宴親賓綺羅填篋於族人之饑寒罔恤皆由大
義不明未嘗念及一本之意夫創業累鎰銖而後人用

之如糞土富貴有時替而人死貴留名故家有餘財而
不能樹恩於族謀盛舉以垂不朽是誠不智之甚也畏所止
子孫有官守者歿於家必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弟禮
不可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自高自大矜己傲物者
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衡陽王氏家訓二條 祖宗墳墓子孫當
依時拜掃近塋竹木不可剪伐年遠墳墓更為立石深
刻名氏毋使湮滅難考其有平塌淺露者以土益之王氏止
兒童七八歲以上出就外傅此時知識初開便要先正
其本本有二曰遜志曰辨志何謂遜志溫恭遜順虛以
受人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也何謂辨志辨別志
向趨止有定也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是也志不遜則
舉止自由習成驕惰何能受教必教之和顏色順辭令
下視柔心恭敬聽順與之言則唯諾惟謹教之事則佩
服必行示之課程則俛循循逐時完辦有所督責則
內自省悔無生異議或檢責有誤不可便自分解隱忍
順受俟後可言則從容言之凡職分所當為雖最卑賤
無不安意為之是能遜志志不辨則取舍之極不定何
由向往必引類分別明示趨向何者為道德而當先何

者為聖賢而當法何者為文藝而為今之所習何者為
富貴而為時之所趨如孝悌廉節恭謹敦朴誠直尚義
則為君子而聖賢道德在所當為柔媚頗辟陰險詭詐
肆慢無禮則為小人而富貴利達不為苟得天地閒惟
道義為至尊至貴為必可恃堯舜所以放勳重華周孔
所以安身立命皆不外此吾欲為君子必以道德為先
以聖賢為法志於道而富貴功名無以尚之志於聖而
智能才藝無以尚之道誠有得則真樂在我而窮通得
喪無不自得焉是能辨志志遜則日見其不足而庶心

以受天下之善志辨則他岐不足以惑之而知幾以成
天下之務豈非初學所最先者哉 守潼宣訓三條 嚴師箴 ○
凡為人師者當知責任之重崇道義重廉耻衣冠不離
其身言笑皆律以禮以端教人之本分句讀明訓解謹
課程以施教人之事由父兄師友人倫之大以至心術
言貌衣服飲食之節皆倣先儒成法而行隨時隨事戒
諭警發或就其身而體貼之或迎其機而開諭之時其
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芽而防範之別其材質而陶鑄
之辨其習尚而轉移之何者為正為善為顯身揚名之

事而鼓舞作興之何者為邪為惡為亡身喪家之事而懲創遏絶之庶天性本然之良不因習染而壞矣若徒以記誦為博佔僻為工甚則酣酒荒色嗜利營私以致蒙養不端任氣狥欲是真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其親之完歸乃假之為身家謀為後嗣計一求於風水再求於年月各執其凶各持其年命而挽於支干龜筮之生尅遂至累數年數十年而不克葬盍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也

哉又有溺信風水至侵占他人山地冒認他人祖墳伐人塚棄人祖父骸骨怨讐訟結底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親終不成葬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亦可畏哉故親終必照當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滿蟻不親是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　訓守潼宣止

凡僮僕鮮知禮分稍得志則漫鬻護領衣履踰於士人主為仕宦則揚ㇾ挾勢凌虐寒微雖族人亦不及顧使其主得罪相鄉里皆此人也甚則爭訟殺人未必不由

此昔丁嘉會有一蒼頭至前腰繫紅巾嘉會則斥逐之或諸其褊嘉會曰不然本村僮衣不蔽體俄事文饋長此慾心乃便忘其本斥之所以愛之也愚以為非唯愛之亦所以自愛也以後凡有事文饋者著著與其主相愛宜一體檢束有不如命從公杖之 永嘉張氏族約一條

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脩理完固洒掃潔淨嚴加鎖閉非恭謁無擅開入及將一應閑雜器物於內寘放 河南曹氏一條

祀先之道非禮不足以達敬之先之道非早不足以成禮吾宗長幼惰慢相仍遲至近午方集苟且拜獻飯畢而歸日將暮矣失時怠事殊非家法所宜約自今始當年之家陳設於鐘鳴之後與祭之人會聚於日出之初敢有仍前怠惰者罪有攸歸公堂叱戒不貸 慈谿劉氏族約一條

士與其言勸也不如言戒也築百仞之臺基之毋固窒以灰沙層纍而危之愈危愈險愈速傾矣辟如洵泉必去其沙石泥淖而後澄泓也士敦百行而其躬多疚太閑既踰安閑細行作士大戒 呂司冠維祺存古篇節

毋不孝不

毋母於父毋先師尊長閒恣意違犯致觸火倫　毋貪利無厭毋不顧義理不恤清議　毋言語虛偽不寔毋非理譖浪毋輕與人約不踐毋言人閨梱陰事　毋言動閒輒伏機械以籠絡人自詡得算為士類不齒　毋飲於市毋恣長夜之飲毋使酒失體　毋與匪人交毋與人賭金銀銅錢及戲作賭具　毋浪遊平康毋置酒延妓　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毋見人富貴諂附詆毀　毋借人之勢因人之事以行私罔利　毋昧公受賄代人關說詞訟　毋結知官府毋攬事幫閒毋奔謁嬉進　毋爭強好勝毋任性動氣毋出入衙門校尉送揭　毋代撰詞揭挑構取事毋造詞曲歌謠譏彈時事傾陷同類毋聞人有善行巧為詆訕捏傳流言　毋垂涎美業輒以計取及抗阻征徑舞文撒糧欺凌寡弱皆非為身家子孫長久之策　毋在尊長前長傲亢侮妄自尊大毋嘵嘵談論輕易品評前輩　毋有過不改毋拒諫飾非　士大夫戒止

按六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幣五曰請期六曰親迎家禮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

併入納幣及親迎六禮備矣今俗有定親禮類納采而
獨無問名禮凡結姻多擇日同媒一拜固為簡便矣不
知此甚有關繫初無一剌甚或有不親拜而以媒往或
酒中一語此後兩不照管因之而毀親者以有為無賴
親者以無為有每見鄉曲中因此告狀傾家甚至喪其
女命可以問名為無甚關繫乎隣邑有先送啟而後拜
親者畧似問名之意猶為近古親迎之禮今後子弟畢
姻兩家宜商議舉行 論昏

温公引唐李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安地
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
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
就使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或謂親有疾則禱
於羣祀豈以親死而忘之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原為
悅親之意且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為其死而免罪則異
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
乃亦相率而為之豈不惑哉 論喪

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恝然藉令及
子甘肥願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飲水若教民之

鬼不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家法為庶人延賛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隨其力之所至情之所安惟在意誠而致敬乃為孝也今人雖至貧無有廢日用而斷往来者獨於祖先靳此一祭於心安乎 論祭

古人於父執極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前二十年新進諸生尚不敢與前輩頡頏見必屈體致恭途遇則立候長者行乃行或辞責之不以為詘今漸非其故矣恠恠如也傚不能言比二語豈非救俗之藥石耶謙乃大終傚不可長亦可因以觀人德器非獨為風俗慮也 揖讓存古篇止